

E-ISSN: 2976-2421
CODEN: JRAOQ

Journal of Rock Art (JRA)

DOI: <http://doi.org/10.65098/jra.02.2025.73.82>

REVIEW ARTICLE

欧洲极北地区的石器时代岩画及其学术史

扬·马格内·杰尔德 (Jan Magne Gjerde)¹著, 永保藏²译, 车静³校¹挪威文化遗产研究所, 挪威²青海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 西宁810000, 中国³南京师范大学历史文博学院, 南京210024, 中国

This is an open access article distribut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License CC BY 4.0, which permits unrestricted use, distribution, and reproduction in any medium, provided the original work is properly cited.

ARTICLE DETAILS

Article History:

Received 03 Sep 2025

Accepted 17 Oct 2025

Available online 28 Nov 2025

Online Article Code



ABSTRACT

本文简要梳理了欧洲极北地区一个世纪以来的岩画研究历程。在过去, 研究者们能够通晓广袤地域内的物质文化, 而在考古资料极丰富的今天, 这几乎已无法实现。本次研究首先介绍了当前岩画文献记录和综述的现状, 接着探讨了芬诺斯堪的亚 (Fennoscandia, 注: 芬诺斯堪的亚, 指科拉半岛、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卡累利阿及芬兰地区的地质及地理名词) 岩画的断代问题, 然后深入分析了岩画上所呈现的“船只”意象以及岩画的岩石画布, 最终引发人们对时空维度的更广泛的思考。本次对芬诺斯堪的亚岩画学术史的梳理不仅系统地回顾了前人的探索历程, 更为跨越国界的岩画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通过重访早年记录的岩画遗址, 并运用全新视角与现代化的记录技术, 我们或许能够从岩画中挖掘出更多跨越时空的信息。本文主张应重新将重点放在岩画出版物 (尤以数字化为优) 上, 以此构建跨越行政边界与国界的综合性研究视域。

关键词

岩画, 学术史, 欧洲极北地区, 芬诺斯堪的亚, 石器时代

1. 启程

本文是对欧洲极北地区岩画学术史的一次简要梳理, 旨在总结一个多世纪以来该领域研究所获得的部分研究成果。此次研究的灵感源自古托姆·耶辛 (Gutorm Gjessing, 1974) 发表的论文《挪威北部的狩猎艺术——零星拾遗》, 这篇文章探讨并汇总了当时的考古新发现和主流学术观点。本次研究的核心在于填补海因·比尔克 (Hein Bjerck, 2002: 166) 所指出的“缺失”, 即当前学界普遍缺乏对大范围区域或地区物质文化的整体认知这一现状。大多数研究都局限于个别遗址、小范围区域、一个地区 (或多个地区), 最大也不会超过一个国家的范围, 鲜少跨越现代行政边界。

自研究伊始, 岩画的发现史 (见图 1) 便始终是研究关注的核心焦点。在古斯塔夫·霍尔斯特姆 (Gustaf Hallström) 于 1906 年开启其毕生的岩画研究征程时, 整个芬诺斯堪的亚地区已知的、存在所谓的“狩猎岩画”的遗址仅约 20 处。由于缺乏系统记录, 这些遗址所包含的岩画总数难以确定。霍尔斯特姆计划通过出版《北欧石器时代纪念性艺术》三部曲, 向世人展示芬诺斯堪的亚所有的石器时代岩画。这项深入研究旨在记录斯堪的纳维亚 (Scandinavia) 和俄罗斯西北部所有已发现的岩画, 并对其进行全面综述, 共涵盖 55 处遗址。20 世纪 30 年代堪称岩画研究的“黄金十年”, 其核心成就在于无与伦比的岩画出版物, 这些出版物不仅呈现了所有已知岩画遗址, 更对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Bøe, 1932; Engelstad, 1934; Gjessing, 1932, 1936; Hallström, 1938; Ravdonikas, 1936, 1938)。西蒙森 (Simonsen, 1958) 在耶辛《北极岩画》(1932) 的基础上增补了第二卷, 详述了北极地区的岩画艺术。霍尔斯特姆 (1960) 对瑞典遗址的综述中, 包含对俄罗斯西北部岩画的总体介绍。尤里·萨瓦蒂耶夫 (Juri Savvateev, 1970) 率先发表了 20 世纪 60 年代白海沿岸维格河的新发现, 其研究成果聚焦于扎拉鲁加 (Zalavruga) 遗址, 该遗址属于维格岩画群, 是对拉夫多尼卡斯 (Ravdonikas, 1938) 早期研究的拓展。位于科拉半岛的大型岩画遗址卡诺泽罗 (Kanozero) 在 1998 年被发现,

于 21 世纪初由科拉帕科夫 (Kolpakov) 和舒姆金 (Shumkin, 2012) 完成记录 (参见 Shumkin, 1991), 其出版物沿袭了俄罗斯学界注重实证描述的传统, 充分展示了那里的岩画。芬兰岩绘画的发现量则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增长, 并通过多部著作得到充分呈现 (Kivikäs, 1995, 2009; Lahelma, 2008)。关于芬兰岩画资料, 伊索·卢库科宁 (Ismo Luukkonen) 的个人网站 (<http://www.ismoluukkonen.net/kallioitaide/suomi/>) 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源。而瑞典北部兰姆弗森 (Nämforsen) 遗址的新发现 (作为对霍尔斯特姆早期记录的补充) 详见拉尔森 (Larsson) 和恩格尔马克 (Engelmark, 2005) 的研究成果。目前, 瑞典岩画研究档案库 (SHFA, 官网 <http://www.shfa.se/>) 正对兰姆弗森岩画进行数字化记录工作。挪威文化遗产管理局岩画项目中, 关于挪威西部大型温恩 (Vingen) 遗址的新发现最初由博伊 (Bøe, 1932) 提及, 后由洛德恩 (Lødøen) 和曼特 (Mandt, 2012) 重新发表。就挪威中部岩画而言, 大量用挪威语撰写的小篇幅出版物和报告, 特别是索恩内斯 (Sognnes, 1989) 所撰写的, 对该地区内的单个遗址或者遗址群进行了详细记录。近期, 两部有关挪威中部岩画的综合性著作作为该地区的岩画记录做出了重要贡献 (Steberglökken, 2016; Sognnes, 2017)。

关于挪威北部大型岩画遗址阿尔塔 (Alta) 的综合性概述, 可参阅赫尔斯科格 (Helskog, 2014) 的研究成果。阿尔塔博物馆官网 (<http://altarockart.no/>) 上展示的该遗址的数字化记录, 堪称岩画出版物的典范, 即服务于学术研究, 又兼顾公众教育价值。近期出版的挪威北部岩画目录 (Helberg, 2016) 虽汇总了 20 年来的文化资源管理成果, 却未能直接呈现这些遗址及岩画本身。

一篇对芬诺斯堪的亚地区截至 2010 年约 275 处已知石器时代岩画遗址的综述 (Gjerde, 2010a) 揭示了一些有趣的发现: 这些遗址的分布与研究强度和发现史密切相关 (见图 1); 在石器时代, 芬兰和俄罗斯之间的国界并不存在, 虽然目前俄罗斯西北部未发现任何岩绘画遗址, 但岩绘画遗址几乎沿着芬兰当前的边境线呈线性密集分布。同样耐人寻味的是, 芬兰全境迄今未发现岩刻画遗址。显然, 从遗址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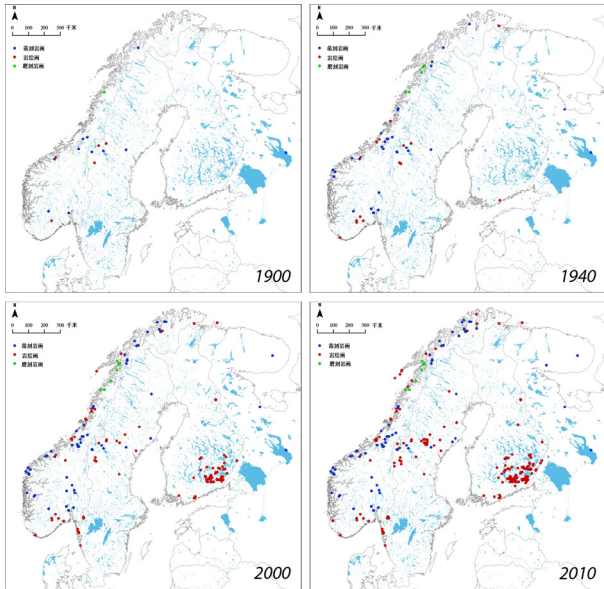


图1 芬诺斯堪的亚地区的岩画分布图。该地图呈现了1900年、1940年、1990年及2010年四个时间节点的岩画分布状况(制图: JMG)。

的宏观情况来看,在芬兰发现首批岩刻画以及在俄罗斯卡累利阿发现首批岩绘画,或许只是时间问题。

除了索恩内斯(2003a)提及的一般性发现史问题外,出版物的频繁发布也使得研究者在试图研究更广阔的区域时,难以全面地掌握实物资料。因此,我们需要暂停脚步,对岩画的发现史与学术史进行双重反思,并思考一个问题,倘若欧洲东西部之间的政治疆界并非今日之面貌,“岩画景观”分布会有何不同?又或者,假设挪威北部的阿尔塔遗址和俄罗斯西北部科拉半岛的卡诺泽罗遗址早在20世纪初即被发现,并且在20世纪30年代,在耶辛、霍尔斯特道姆等学者的大型出版物中首次公诸于世,岩画学术史又将呈现何种面貌?数据对比或许更能说明问题:如今阿尔塔遗址登记在册的岩刻画数量约达7000幅,这一数字已超过1960年整个芬诺斯堪的亚地区已知岩画数量的总和。

自20世纪初以来,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岩画便被划分为“狩猎岩画”和“农耕岩画”两大类(Brøgger, 1906, 1909; Hansen 1904),学界通常分别称这两类岩画为NT(北方传统,即狩猎岩画)与ST(南方传统,即农耕岩画)。耶辛和霍尔斯特道姆延续了这种分类方式(Gjessing, 1932, 1936, 1939; Hallström, 1938),后来的哈根(Hagen, 1973, 1976)和西蒙森(1958, 1971, 1973)也沿用了这种方式,尽管后两位学者在20世纪70年代曾简要讨论过这一二分法的合理性(Hagen, 1973; Simonsen, 1973)。芬兰和俄罗斯西北部的研究者在描述岩画时并未采用这种二分法。实际上,这种对岩画类型的严格划分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遭到莫伯格(Moberg, 1957)的批评。赫尔斯科格(Helskog, 1990: 72)更直言这种分类法是斯堪的纳维亚岩画研究的“束缚”,因其存在多个根本性缺陷。这种将岩画机械地划分为“北方传统”与“南方传统”的二分法,不仅带有明确的地理指向性,还将岩画贴上“狩猎岩画”/“农耕岩画”的标签,并将之与生计方式挂钩。一个与之相关且更为重大的问题在于,岩画图像的主题和传统与断代之间的关联性,比如“人物”和“船只”图像被归为青铜器时代,而“野生动物”则被断代为石器时代。在挪威西部温恩遗址(Bing, 1912; Bøe, 1932)和挪威中部巴达尔(Bardal)遗址(Gjessing, 1935, 1936; Lossius, 1896)的早期发现,本应引发一场关于“图像主题是否等同于年代”的学术讨论,但这一研究迟迟未能展开。直到近年,“图像断代法”的合理性才成为学界辩论的焦点,例如最近一篇关于芬诺斯堪的亚岩画“船只”图像的文章便对此提出了挑战(Gjerde, 2017)。就岩画发现史而言,岩画的研究往往与断代有关。倘若挪威北部的阿尔塔遗址与挪威西部的温恩遗址或瑞典北部的兰姆弗森遗址同期被发现,那么建立在类型学基础上的年代序列很可能截然不同。倘若如此,20世纪主导岩画研究的那些所谓的“束缚”或类型学框架或将被更多元的视角所取代。幸而,那些突破常规的研究正在重塑当代认知,比如约翰·林(Johan Ling, 2008)对海洋岩画(即瑞典南部被归类为“农耕岩画”却多以“船只”图像为核心的岩画)的研究。



图2 1908年用粉笔勾勒的挪威北部萨格尔瓦遗址的磨刻岩画。图源:瑞典,于默奥,古斯塔夫·霍尔斯特罗姆研究档案。

2. 岩画年代

在岩画研究中,时间维度的考量至关重要。芬诺斯堪的亚地区的岩画断代主要依赖于传统岩画测年方法,通过这些方法建立岩画的相对年代序列。不过存在这样一个例外,即俄罗斯西北部奥涅加湖贝索夫诺斯(Besov Nos)遗址的一处岩刻画,其通过微腐蚀断代法获得直接年代数据,测定结果为距今4800-4000年之间(Bednarik, 1992, 1993)。芬诺斯堪的亚岩画的历史,始于约12000年前首批在此定居的先民。关于通过海岸线断代法确认的最早岩画,我将地质学家约翰·伯恩哈德·瑞克斯塔德(John Bernhard Rekstad, 1919: 55)的论断说起,他根据挪威北部萨格尔瓦(Sagelva)岩画的地质背景断言,这些磨刻岩画的年代必定远早于塔佩斯海侵期,并表示:“不知考古学家们是否愿意承认这些岩刻画竟有如此高龄”。

基于风格特征,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岩画研究曾普遍采用“三期演进式”年代序列,即从写实风格的岩刻画(最古老)逐渐向更具程式化的图形演变(Gjessing, 1936: 158-169; Hallström, 1938: 183; Shetelig, 1922: 129-131)。(霍尔斯特道姆虽然将岩画细分为五种风格亚型,但仍未脱离这种基于风格的“三期演进式”年代序列)。这种分类方式似乎也与岩画的地质测年结果相吻合。巴卡(Bakka, 1973: 1975: 28-36)和哈根(1976: 164-166)在沿用“三期演进式”年代序列的基础上稍作调整,他们新增了第四阶段——青铜器时代早期。后来,索恩内斯将这种基于风格的年代序列与海岸线断代法相结合,并发现:“所提出的风格序列大体上仍适用于特伦德拉格地区(Trøndelag)”(挪威中部; Sognnes, 1995: 133)。关于阿尔塔岩画,赫尔斯科格发现岩画风格并未呈现出从写实风格到程式化风格的转变(Helskog, 1989)。后来,杰尔德(2010 a: 186f)和索恩内斯(2012)也对此根据风格特征简单区分磨刻岩画与凿刻岩画的做法提出了质疑。近年来对挪威中部岩画及其风格的研究,更是通过一系列突破性发现动摇了该地区基于风格的“三期演进式”年代序列的合理性(Sognnes, 2017; Steberglokken, 2016)。迄今仅有极少数研究覆盖了整个芬诺斯堪的亚地区(Hallström, 1938, 1960; Lindqvist, 1994; Gjerde, 2010a),而是多聚焦于挪威中部、北部及西部等特定区域。笔者认为,要对整个地区的岩画构建整体性的认知,仍然极其困难。未来的研究可能会关注岩画的区域特征和地域性,但这已超出本文的讨论范围。

在挪威北部,可遵循两个传统来确定岩画的年代,一个是“长年代序列”,另一个是“短年代序列”。波维尔·西蒙森(Povl Simonsen, 1978: 32-33)最初主张短年代序列,认为“所有”北方传统岩画都可以追溯至新石器时代。若要对比欧洲极北地区四国(岩画)的年代序列进行综述,则超出了本文的研究范畴。在挪威北部,即这个岩画年代争议最为集中的地区,“旧石器时代”指该地区最初有人类定居的时期,时间跨度约为距今11500至6500年。新石器时代指至距今4000年的时期,而早期金属时代则约为距今2000年。沿此研究脉络,学界普遍认为磨刻岩画出现得最早,其次为凿刻岩画,最后才发展出岩绘画。另一方面,安德斯·海斯杰达尔(Anders Hesjedal)主张“长年代序列”,其认为最早的岩画可追溯至旧石器时代。与“短年代序列”观点类似,海斯杰达尔的“长年代序列”同样将作画方式与年代划等号:最早的岩画为磨刻岩画(旧石器时代),其次是凿刻岩画(新石器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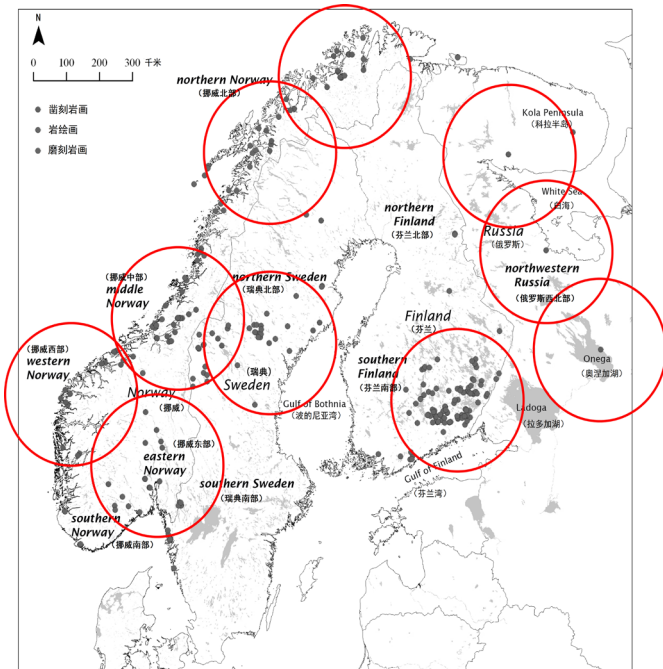


图3 芬诺斯堪的亚石器时代岩画分布图（图中红色标注为岩画集中区域或重要节点）。所有标注圆圈区域的半径均为200千米，它们共同覆盖了芬诺斯堪的亚的大部分区域（制图：JMG）。



图4 阿尔塔耶梅鲁夫特（Hjemmeluft）海岸带。请注意那些未被植被覆盖的海洋飞沫区域，岩画在这些裸露的岩面上显得格外清晰可见（拍摄：JMG）。



图5 位于俄罗斯西北部奥涅加贝索夫诺斯的“中界”岩画（拍摄：JMG）。

最后是岩绘画（早期金属时代）（Hesjedal, 1990, 1993, 1994）。由克努特·赫尔斯科格（Knut Helskog, 1983; 1989: 99-101）将阿尔塔岩画年代断为新石器时代直至距今2000年左右，属于新石器时代的阿尔塔岩画，也佐证了这一“长年代序列”。西蒙森在对挪威岩画进行断代时，也逐渐接受了“长年代序列”这一传统（Simonsen, 2000）。

关于“短年代序列”和“长年代序列”的二分法，学界很少展开争论。然而，最新研究表明，在芬诺斯堪的亚，岩画创作的历史传统很可能长达一万多年（Gjerde, 2010b）。岩画发展过程中最显著的变化很可能发生在距今7500至7000年前。我们可将这个时期称作“岩画大爆发”时期，因为岩画遗址的数量在此阶段显著增加。除此之外，整个芬诺斯堪的亚地区的岩画集中分布区域几乎都是在同一时间开始形成的。诸如挪威西部的温恩、挪威中部的哈默（Hammer）、挪威北部的阿尔塔、瑞典北部的兰姆弗森、芬兰南部的阿斯图万萨尔米（Astuvansalmi）（赛玛）以及俄罗斯西北部的奥涅加（Onega）和维格等重要岩画分布区，似乎都是在同一时期突然涌现的。这些地方的岩画创作通常会在同一地点持续相当长时间，其中最显著的例子当属挪威北部的阿尔塔，那里的岩画创作从距今约7200年前一直持续到距今约2000年，延续时长超过5000年（Gjerde, 2010b; Helskog, 2014）。在讨论这些遗址时，我们可以将岩画集中的区域视为北欧地区以岩石为载体的交流网络中的节点。有多位研究者将这些大型岩画遗址视为史前集会场所（如 Gjessing, 1945: 313; Hallström, 1960; Hagen, 1976: 127-130; Hood, 1988; Tilley, 1991: 108-113; Baudou, 1993; Forsberg, 1993: 242; Stolyar, 2000, 2001; Ramqvist, 2002: 154-156; Gjerde, 2010b; Fuglestad, 2017）。将芬诺斯堪的亚地区的核心岩画区域视作石器时代大型人群群体间交流的中心枢纽，这一观点得到了图3所示的分布情况的佐证，从图中可以看出这些区域恰好位于史前人群交流路线的枢纽位置。

在北欧地区，测定斯堪的纳维亚岩画年代最常用的方法是海岸线测年法。该方法通过结合冰川期后陆地抬升数据与考古资料，将岩画遗址与史前海岸线相关联，从而确定岩画创作的最早可能年代。然而，这种断代结果可能受到两个关键因素的挑战：一是位置因素（岩画与海岸的距离），二是时间因素（岩画的存在周期）。位置因素对岩画断代至关重要。研究发现，部分岩画遗址曾一度被海水淹没，而如今覆盖这些遗址的海相沉积层为岩画断代提供了可靠依据——通过分析岩画所处地层与史前海岸线的空间关系即可推断其年代。一般而言，岩画多分布于海岸带或海洋飞沫区内，其位置通常不超过海岸线以上2米。这些区域植被稀少，因此这里的岩画清晰可见（见图4）。这种关于岩画分布位置的功能性解释观点最早由埃吉尔·巴卡（Egil Bakka）和埃吉尔·米

克尔森森（Egil Mikkelsen, 1977）提出。克努特·赫尔斯科格提出的将岩画与海岸线联系在一起的宇宙观论证，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对欧洲极北地区石器时代岩画位置分布的理解（Helskog, 1999）。北极宇宙观将世界划分为上、中、下三层世界，如果将岩画与此宇宙观联系起来，那么岩画就属于“中层世界”（见图5），同时与“上层世界”和“下层世界”保持交互。此外，内陆地区的岩画遗址也都（几乎毫无例外）分布在海岸带或者略高于海岸线的位置，比如俄罗斯西北部的奥涅加遗址以及芬兰境内众多的岩绘画遗址。

海岸线测年法在岩画年代测定中的应用虽具有直观性，但也面临诸多质疑，挪威西部大型岩画遗址奥塞维克和温恩附近的考古发掘（Løden, 2015: 82）表明，该区域多数岩画并非直接临海分布。虽然如此，海岸线测年法仍是一种适用于石器时代岩画相对年代判断的有效方法。以挪威北部奥福特（Ofoten）的岩画为例（见图6），我们可以清晰观察到岩画的历时性演变。该遗址的海岸线测年数据与挪威北部石器时代岩画的整体发展趋势相符：最早的岩画创作可追溯至距今约11250年前，并持续至石器时代末期（Gjerde, 2010b）。

虽然芬诺斯堪的亚地区的大多数岩画研究都集中于石器时代和（或）青铜器时代，但挪威北部阿尔塔遗址晚期岩画的年代可追溯至距今约2000年前，甚至可能更晚。瑞典北部的巴杰兰达岩刻画（Mulik & Bayliss-Smith, 2006）以及挪威北部雷恩岛（Reinøya）的岩刻画（图7），为岩画年代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因为其中一些岩画可能只有几百年的历史。在欧洲极北地区，诸如瑞典北部的巴杰兰达（Badjelánnda）、挪威北部的雷恩岛或阿尔登（Aldon）等遗址的部分岩画，很可能与萨米文化存在关联。

3. 欧洲极北地区的行船之旅

青铜时代岩画中普遍出现船只图像，因为船只母题本身就是南斯堪的纳维亚地区青铜器时代岩画的核心主题。20世纪80年代前的学术研究普遍隐含一个假设，船只图像即代表青铜器时代（Gjerde, 2017）。1970年之前，在欧洲极北地区发现的“船只”岩画图像极少。在挪威，位于中部地区的埃文斯（Evenhus）和勒德于（Rødøy）遗址中的船只图像，经考证确认为石器时代遗存（Gjessing, 1936）。除了这两个遗址外，挪威北部的福塞尔夫（Forselv）遗址（Gjessing, 1931, 1932）也是一个例外。这三处遗址合计发现的“船只”图像不足35例。挪威中部埃文斯遗址的“船形”岩画，早在布罗格（Brøgger）和谢特利格（Shetelig, 1950）研究维京船只源流与演变时，即被判定为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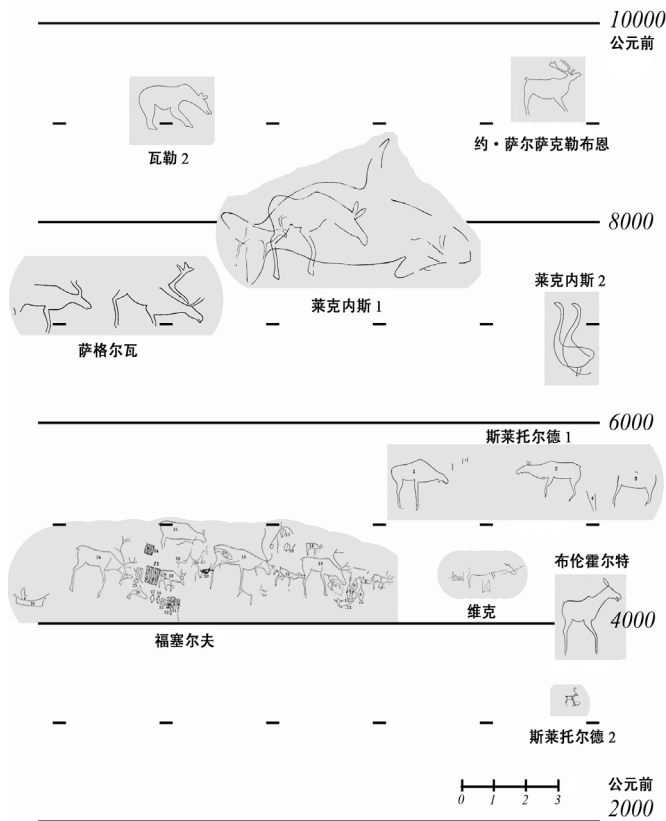


图6 挪威北部奥福特岩画年代序列概览图。图片引自：杰尔德 (2010: 图100)。

器时代遗存。在挪威中部地区，“北方传统”岩画遗址中的船只图像后来被普遍断代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如 Sognnes, 1989, 1995）。在瑞典北部地区，霍尔斯特道姆早先曾将当地岩画断代为青铜时代，因其认为船只母题应归属于青铜时代文化范畴（Hallström, 1907a, 1907b）。芬兰的第一例船只图像于1966年在瓦尔凯萨里（Valkeisaari）发现（Luh, 1968）。此后十年间，在芬兰东南部赛玛地区的阿斯图万萨尔米（Astuvansalmi）遗址（Sarvas, 1969）和乌伊塔蒙萨尔米（Uittamonsalmi）遗址（Sarvas & Taavitsainen, 1976），以及芬兰南部的萨拉卡利奥（Saraakallio）遗址（Kivikäs, 1990）的发现证实，“船只”图像实为芬兰岩画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遗址考古学背景，如阿斯图万萨尔米遗址的考古，这些岩画可明确断代为新石器时代。在俄罗斯西北部，针对奥涅加和维格遗址的岩画（包含“船只”图像）的早期研究即已表明其与周边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聚落存在关联（Ravdonikas, 1936, 1938）。耶辛对此曾作出明确论断：“就现有证据而言，确实没有充分理由将这些岩画归入青铜时代。这些船只图像几乎无法作为佐证，它们完全属于石器时代的思想范畴”（Gjessing, 1931: 285），但其他研究人员往往忽略了这一点。霍尔斯特道姆（1960）将岩画与石器时代晚期和青铜时代联系起来，完善了他对兰姆弗森遗址（例如 Hallström, 1907b）的初步断代。在维格（扎拉鲁加）遗址，岩画有时会被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层所覆盖，俄罗斯学者以此为据，将当地岩画断代为石器时代晚期（Ravdonikas, 1936, 1938; Savvateev, 1970, 1977）。然而，学界在探讨斯堪的纳维亚岩画时，通常不会将俄罗斯岩画纳入讨论范围，巴卡（1976）是个重要的例外。这种“割裂”在马尔默（Malmer, 1981）的年代学研究中很普遍，在他眼中，所有岩画都必定起源于南斯堪的纳维亚。这种对船只图像起源于南斯堪的纳维亚的强调，通过一种从南到北的潜在思路得到了进一步强化（例如 Simonsen, 1971, 1973, 1991）。大多数研究很少跨越东西边界。巴卡（1976）的研究是一个显著的例外，该研究本应获得更多关注，但遗憾的是，该作品仅以挪威语发表，（因此俄罗斯研究人员无法使用）。

赫尔斯科格记录了1973年发现的阿尔塔岩画，并令人信服地将“船只”岩画的年代断定为石器时代晚期（1983, 1985, 1988）。将阿尔塔岩画断代为“较早”年代，与20世纪30年代确立的进化论类型学体系并不相符（Gjessing, 1932, 1936; Hallström, 1938），而西蒙森在解释挪威北部的岩画时就使用了这种类型学。从西蒙森著作的字里行

间不难看出，他难以接受将阿尔塔岩画断定为较早的年代，因为这与他提出的短年代序列相悖，他在其短年代序列中，把挪威北部的所有岩画都归为石器时代晚期（Simonsen, 1991）。海斯杰达尔关于挪威北部岩画的研究（Hesjedal, 1990, 1993, 1994）明确指出，实物资料表明应当遵循长年代序列，这一成果让西蒙森勉强接受了长年代序列，进而认可了阿尔塔岩画属于石器时代晚期遗存的断代结论。林德奎斯特（Lindqvist, 1983, 1984, 1994）在研究芬诺斯堪的亚岩画时，突破了东西边界，对斯堪的纳维亚与俄罗斯西北部的岩画资料进行了对比。他发现了俄罗斯和斯堪的纳维亚岩画之间明显的相似之处，这一看法与霍尔斯特道姆（1960）的观点一致。霍尔斯特道姆基于“船只”图像的相似性，指出奥涅加和兰姆弗森两地之间存在文化交流。与林德奎斯特（1994）同时代的研究者博杜（Baudou, 1993）和福斯贝里（Forsberg, 1993），将兰姆弗森遗址早期岩画的初始年代断代为距今约6000年。赫尔斯科格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俄罗斯西北部的岩画（包括阿尔塔、兰姆弗森和维格）进行对比研究，认为这些岩画（因此也包括“船只”的描绘）的年代可以追溯至石器时代晚期，且始于约6000年前（Heliskog, 1989）。到了20世纪90年代，人们普遍认为，在芬兰、挪威、俄罗斯西北部和瑞典，最早的“船只”图像（此前被断代为青铜时代）其实际时代应为石器时代晚期。

根据海岸线测年的全新地质数据以及岩画周边区域的发掘信息（包括叠压堆积物），重新审视岩画断代过程后发现，芬诺斯堪的亚地区大型岩画群的创作始于约距今7500-7000年（Gjerde, 2008, 2010b）。这在挪威北部的阿尔塔岩画、瑞典北部的兰姆弗森岩画和俄罗斯西北部的维格岩画中均有明确体现除此之外，芬兰境内包含船只图像的最早岩画，年代可以追溯到距今约7000年（Laheima, 2006, 2008）。在欧洲极北地区发现的那些“船只”岩画，其设计风格极为相似（见图8），船首绘有“麋鹿头”的图像频繁出现，表明当时广阔的地域内存在文化交流，且这些区域可能拥有相似的航海技术。近期对芬诺斯堪的亚船只图像的研究表明，已知最早的此类图像可以追溯到距今约7500-7000年（Gjerde, 2010b, 2017）。因此，在欧洲极北地区年代明确的大型岩画群中，这些“船只”图像以青铜时代的船只图像早了3000多年。根据海岸线测年法，近期在挪威北部瓦勒（Valle）磨刻岩画遗址发现的一幅船只图像距今约11000年（Gjerde, 待刊）。该遗址与海斯杰达尔（1994）和杰尔德（2010b）断代为约10000年前的其他写实风格岩画位于同一地点。回到地质学家瑞克斯塔德（1919）提出的观点，可以预见部分考古学家可能难以接受船只图像具有如此久远的年代——这种质疑态度与20世纪学界对“石器时代晚期存在船只图像”的普遍怀疑如出一辙。

为什么是船？船是一种成熟的航海技术，是欧洲极北地区先民定居的先决条件。如果没有合适的船只，那就几乎不可能在挪威沿海的峡湾和众多岛屿定居。这可能是在岩画上绘制船只的几个原因之一。一些船只图像还描绘了“海上狩猎”和“捕鱼”（Gjerde, 2016）的场景，例如“捕鲸”（如俄罗斯西北部的卡诺泽罗、奥涅加和维格以及挪威北部的阿尔塔）、“捕海豹”（如俄罗斯西北部的维格以及挪威北部的阿尔塔）、“捕比目鱼”（挪威北部的阿尔塔和福塞尔夫）以及“乘船驱赶狩猎驯鹿”（如挪威北部的阿尔塔）。正如霍尔斯特道姆对兰姆弗森“船只”图像的解读，这些岩画包含了重要的信息。他将小型“船只”与狩猎和捕鱼联系起来，而大型船只则描绘了往返兰姆弗森的航行（Hallström, 1945: 33）。在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者中，原材料、手工制品、思想观念的交流固然重要，知识的传递同样关键（Lindgren, 2007）。船只既代表海上活动，也可能象征着“旅行”的概念，并暗含人际交往的寓意（Gjerde, 2010b, 2016）。有学者指出，长途旅行可以作为解读斯堪的纳维亚南部青铜器时代岩画的潜在背景（Kristiansen & Larsson, 2005）。在我看来，这在芬诺斯堪的亚北部的石器时代同样重要。与长途旅行相关的另一个方面是伴随旅行的各种仪式，例如赫尔姆斯（Helms, 1988）在民族志资料中描述的仪式。此外，船只也被解读为萨满法器的一部分（有时是微型的），代表了狩猎采集者的“三界宇宙观”中穿梭现实与虚构空间（场所）的交通工具（Bäärnhielm & Zachrisson, 1994: 163f; Haetta, 1994; Mulik & Bayliss-Smith, 2006: 86, 95）。

4. 岩石之旅

岩画研究一直以岩画本体图像的记录为核心，重点在于对各类主题 的准确记录。基于类型学目的的风格分析，既强调了此类研究的必要性，也在某种程度上使其成为岩画研究的先决条件。回顾过去，似乎计算“船员线条”（注：指岩画船只图像中表示船员的线条）的数量比讨论船只或其他主题的意义和概念更重要。不论过去还是现在，记录工作同样重要。但矛盾的是，许多岩画研究仍依赖一个多世纪前的记录资料，当时的记录技术、方法，尤其是研究目标与今天有很大不同。近年来，技术创新，特别是数字记录技术的发展，为岩画记录带来了全方位的理



图7 挪威北部特罗姆瑟郊外雷恩岛的岩画（拍摄：JM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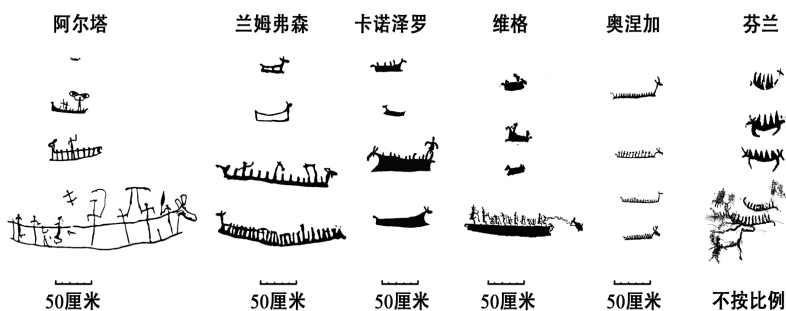


图8 欧洲极北地区的“麋鹿头船”概览。摹自赫尔斯科格（1989：图4）的阿尔塔岩画线图，摹自霍尔斯特姆（1960）的兰姆弗森岩画线图，摹自杰尔德（2010）的卡诺泽罗岩画线图，临摹自萨瓦蒂耶夫（1970）的维格岩画线图，摹自拉夫多尼卡斯（1936b：出版作品7和13）和霍尔斯特姆（1960：出版作品XXVIII）的奥涅加岩画线图，摹自拉赫尔马（Laheima, 2005b：图1）的芬兰岩画线图（制图：JMG）。



图9 瑞典北部兰德维克的“麋鹿”岩画。描绘了麋鹿在湖边饮水的姿态，图像由霍尔斯特姆在1907年田野调查期间用粉笔勾勒，图源：瑞典于默奥，古斯塔夫·霍尔斯特姆研究档案。



图10 挪威北部莱克内斯2号遗址的磨刻岩画。左侧线图摹自霍尔斯特姆（1938：出版作品V和VI）的岩画，右侧线图摹自耶辛（1932：出版作品IX）的岩画（拍摄和制图：JMG）。

论革新。运用新的数字方法能使岩石表面的图像和细节呈现得更加清晰，从而提供更多关于单体图像、画面和遗址的信息，极大完善了岩画遗址的历史记录。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数字记录是开展岩画记录与解读时的一种宝贵工具，但要更深入地理解岩画本身及其关联性，我们仍需对岩画进行实地观察。

对欧洲极北地区岩画的研究表明，自然要素和岩画之间往往存在明显关联 (Helskog, 2004; Helskog & Høgtun, 2004; Gjerde, 2006, 2009, 2010b)。人物图像有时被刻意放在与岩石、岩石表面或其周围环境的自然要素相关的位置。岩石的颜色及颜色变化、岩层纹理、岩石裂隙、擦痕，以及水（流水与小水洼）等自然要素，似乎对岩画图像、场景与构图的互动关系起着决定性作用，因为这些岩画要素会与自然要素相互影响、融合 (Lewis Williams & Dowson, 1990)。20世纪初，古斯塔夫·霍尔斯特姆在记录瑞典北部兰德维克的大型“麋鹿”岩画（图9）时，将岩画与场所地点特征和自然要素相互关联 (Hallström, 1907a: 222; 1907b: 185; 1908: 55)。根据霍尔斯特姆的说法，“麋鹿”画在岩石露头上，仿佛是在湖边喝水 (Hallström, 1907a: 222; 1907b: 188)。遗憾的是，后来来自同时期考古学家的批评，让霍尔斯特姆对自己提出的“兰德维克岩画中麋鹿饮水”观点产生了质疑。然而，回顾这段学术史可以发现，霍尔斯特姆早在一个多世纪前就开始解读岩画与自然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了，这一前瞻性研究彰显了他作为考古学家的突出地位。

在莱克内斯，一幅磨刻岩画位于沿海岩石斜坡上。在挪威北部的莱克内斯2号遗址，霍尔斯特姆（1938）记录了一幅“天鹅”的图像，而耶辛（1932）则记录了两幅（见图10）。如今重访莱克内斯遗址，若将岩石表面视为岩画的画布，便会发现那条石英线是至关重要的细节。尽管岩面上有充足空间可供创作，那群“天鹅”却刻意被放在这条石英线上。

对“天鹅”的研究表明，石英线融入了岩画主题，天鹅在游泳时浸在水下的身体部分恰好被绘制在石英线之下，因此，这条石英线可以解释为“水位线”。仔细观察这些“天鹅”可以发现，它们的身体部分重叠，呈现出相互交融的形态。这两幅“天鹅”被描绘出动态感，其中一只“天鹅”仿佛生动地游弋在水位线上。

莱克内斯的这幅岩画在距今9000多年前通过研磨的方法被制作在岩石上，它们或许是芬诺斯堪的亚地区目前已知最古老的动态岩画 (Gjerde, 2006, 2010b)。在俄罗斯西北部的奥涅加湖，最早的岩画可能有7000年左右的历史。这些岩画分布于石器时代晚期聚落的周边，且被认为与这些聚落密切相关 (Lobanova, 1995a, 1995b)。其中一块叙事性岩石位于佩里诺斯，背景是一条向湖泊蜿蜒的深色（黑色）岩石带，与红色花岗岩分隔开（见图11）。在这块深色的岩石上，只有一幅船只图像。船头指向湖面，就好像正在朝湖中驶去。从岩石表面看，黑色的岩石带就像一条微型河流。在佩里诺斯以南约2千米处，乔尔纳亚河（“黑河”）因黑土冲刷而呈黑色。岩画中的船似乎被刻意画在一条微型黑色河流中，且明显指向乔尔纳亚河。因此，岩石与岩画相互作用，并共同构建出对这条河流及更广阔地貌的映射与关联 (Gjerde, 2006, 2010b)。

在俄罗斯西北部科拉半岛 (Kola Peninsula) 的卡诺泽罗湖，岩画坐落在几个岛屿上。这一分布特点使得岩画的断代工作颇具挑战性。不过，通过与白海附近维格的岩画进行对比可知，卡诺泽罗湖岩画中最早的图像年代可能距今约5000年 (Kolpakov et al., 2009; Gjerde, 2010b)。阿列克谢·塔拉索夫 (Aleksej Tarasov)、弗拉基米尔·舒姆金 (Vladimir Shumkin) 和尤金·科尔帕科夫 (Eugen Kolpakov) 最近对岩画周边聚落遗存开展的发掘工作为这一断代结果提供了支持 (Шумкин & Колпаков, 2014)。在卡诺泽罗的发掘中，存在叠压现象的岩画表明该遗址经历过多个活动时期。若将此类发掘数据用于断

代，可能会出现。通过观察不同岩画所受侵蚀程度的差异可以发现，岩画的制作似乎跨越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卡诺泽罗最引人注目的场景之一是位于卡梅尼7号遗址的“猎熊”画面（见图12）。在这幅岩画中，人们能看到四个一组的“熊足迹”沿着一块岩石露头向上延伸，旁边是捕熊猎人的“滑雪道”。从熊足迹和滑雪道可以明显看出，岩石的倾斜角度是叙事画面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当熊注意到猎人时，步伐的变化也很明显。猎人追逐熊上山，在滑雪道旁可以看到滑雪杖；然后，猎人用其中一根滑雪杖操纵方向，让滑雪板滑下山坡；猎人停下，先放下滑雪板，然后朝熊走了几步，最后用矛刺向熊（Gjerde, 2006, 2010b）。这个动态场景蕴含着石器时代狩猎装备、滑雪板与滑雪杖、地形地貌、季节特征以及猎熊活动的丰富信息。

5. 抵达港口

这段对芬诺斯堪的亚岩画学术史的梳理，或许略显零散且不够系统。本文的初衷是为读者提供一些思考方向，作为进一步探讨岩画问题的切入点。需要牢记的关键点包括岩画与景观的关联，以及结合古今记录方法的固有特点来解读岩画。不同研究人员所做的不同研究表明，岩画研究必须确立新的研究目标，并重新审视岩画遗址与学术史本身。一个主要的问题是，当前不少已发表及仍在进行的岩画研究，其依据仍是早期存在明显缺陷的岩画出版物。这些作品发表时，芬诺斯堪的亚地区已知遗址约50处，如今数量已增至300处左右。过去20年间，岩画实物资料的数量不仅大幅增加，且已实现翻倍增长。

本文是一次穿越时光的学术之旅，既涉及学术史，也涉及岩画断

代。其核心议题是基于“最晚年代”概念和海岸线测年法，对岩画进行断代（Sognnes, 2003a）。我们必须认识到并考量岩画的使用阶段。岩画遗址周边的考古发掘表明，这些地点存在长期的人类活动痕迹（例如 Savvateyev, 1988; Hansson, 2006; Goldhahn, 编制中）。民族志材料也提供了岩画遗址存在较长使用阶段的例证（Okladnikov, 1970）。其实，当我们反思岩画的使用阶段或岩画整体时，一些冒险思维或许能增进我们对岩画认知与理解。

这次关于欧洲极北地区岩画的简短旅程，让我们得以从跨国研究的视角审视现有的岩画材料。一个反复出现的核心问题是，缺乏涵盖更广泛地理范围的岩画出版物，并且对临近区域的相关材料缺乏认识。芬诺斯堪的亚岩画研究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基于20世纪30年代那些易于获取的大型出版物资料（Goldhahn, 2006: 71），这一现象或许是因为新材料以及更新后材料的出版物不足。研究目的、我们的记录方式及记录实践，都在影响着我们对岩画的解读。多位学者从最初记录岩画时就提出过这个问题，后来更将其上升至方法论层面进行探讨。随着对岩画的关注点从图像本身延伸到岩画所处环境中的自然要素，近年来，岩画记录工作的常规流程重新得到重视（例如 Helskog & Høgtun, 2004; Gjerde, 2010b; Helskog, 2012）。诺德布拉德（Nordbladh, 1981）曾从更理论化的层面提出过这个问题，而近年容格（Ljunge, 2015）则探讨了岩画记录工作的理论维度以及记录工作与岩画物质属性之间的关联。

不过更值得关注的是研究重点的问题。前往某一处遗址、某一区域或在一国境内开展研究，远比跨国研究容易得多。因此，过去到现在



图11 俄罗斯西北部奥涅加佩里诺斯（Peri Nos, Omega）的岩石上，一艘“顺流而下的船”（拍摄和制图：JM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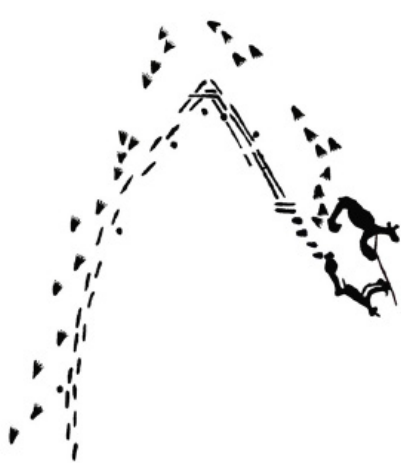


图12 俄罗斯西北部卡诺泽罗卡梅尼7号遗址的“冬季猎熊”（拍摄和制图：JMG）。

的大多数研究工作从未跨越东西方的边界。造成这一现象的部分原因在于语言障碍，但学术史表明，研究人员将挪威西部的温恩遗址与挪威北部的阿尔塔遗址（直线距离约1200千米）进行了比较，却不会将阿尔塔遗址与俄罗斯西北部的维格遗址（相距约800千米）进行比较。现代行政边界和国界影响研究的例子并不少见，这些例子对比较研究及其结果产生了深远影响，国界与边界俨然成为了研究的束缚。蒂利（Tilley, 1991: 13）的研究便是例证，他质疑霍尔姆斯道姆依据“麋鹿头船”图像的相似性，认为奥涅加和兰姆弗森遗址之间存在文化交流的观点。蒂利则支持兰姆弗森遗址与斯堪的纳维亚南部青铜时代文化存在联系，并与丹麦有贸易往来的观点，这与马尔默对兰姆弗森的解读一致（Malmer, 1975: 44-45; 1981: 107）。研究地图发现，兰姆弗森和日德兰半岛尖端之间的直线距离约为750千米，兰姆弗森和奥涅加之间的距离约为900千米。回到霍尔姆斯道姆对兰姆弗森和奥涅加“麋鹿头船”岩画相似性的看法。如果蒂利意识到阿斯图万萨尔米（文献众多）（Sarvas, 1969）和/或萨拉卡利奥（文献较少）（Kivikas, 1990）描绘的船只的相似性，他可能会重新考虑自己对霍尔姆斯道姆论证思路的看法，毕竟芬兰岩画对该观点提供了佐证。兰姆弗森和阿斯图万萨尔米之间的距离约为580千米，从阿斯图万萨尔米到奥涅加约为450千米。兰姆弗森和萨拉卡利奥之间的距离大约为470千米，萨拉卡利奥和奥涅加之间的距离约为525千米。蒂利根据乘船穿越波罗的海的难度问题，主张这是想象中的船只，而不是真实的船只。那么问题在于：当时的人们是如何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岛屿和沿海群岛上定居的？这说明当前的普遍认知中存在潜在的漏洞。笔者也可能漏掉了芬兰、挪威、俄罗斯和瑞典的相关岩画文献。“追溯过往”的路径并非一条。笔者提倡亲访岩画遗址，以了解其中蕴含的关联、距离以及其他在岩画研究过程中逐渐显现的联系。有时，那些通过艺术讲述的故事早在图像被添加之前就已存在于岩石之中；这些后来添加的图像，与叙事的岩石交织共生。

岩画的解读始于文献记录。文献记录是时代的产物，其始终受特定时期主流研究目标与方法的指引。因此，多样性可能是对上世纪芬诺斯堪的亚岩画研究最贴切的描述。笔者将引用佩尔·费特（Per Fett, 1934: 80）的一段话作为此次欧洲极北地区岩画研究历程的结束语：“只要能够展现景观特征，并阐明创作者为何恰恰选择该地制作岩画，一切解读皆可尝试”“正如研究人员经常发现的那样，其中一些线索只不过是误读了岩石表面的自然结构、岩石纹理、色彩各异的岩层等。大自然本身绘制的许多此类图像引起了拉普人的注意，他们将这些图像奉为与其神灵或神祇存在某种联系的圣迹（Hallström 1938: 19）。”

致谢

本文的精简版已于2011年以挪威语发表。鉴于本文涉及在四个国家的学术史，因此以英文发表，以便国际受众阅读。感谢RAR审稿人对本文提供的宝贵意见。感谢阿尔玛·伊丽莎·图斯塔德（Alma Elisabeth Thuestad）对本文所做的语言校对。文中的错误将在之后由笔者更正。

作者信息

扬·马格内·杰尔德博士（Dr Jan Magne Gjerde）
 北极高地研究部
 挪威文化遗产研究所（NIKU）
 地址：弗拉姆中心
 P. O. Box 6606
 9296 Tromsø
 挪威特罗姆瑟弗拉姆中心，邮编：9296，邮政信箱：6606（Fram Centre, P. O. Box 6606, 9296 Tromsø, Norway）
jan.magne.gjerde@niku.no

文章来源

本文译自：Gjerde, J. M. (2019). Journeys in stone age rock art and its research history in northernmost Europe. *Rock Art Research: The Journal of the Australian Rock Art Research Association (AURA)*, 36(1), 15-28. <https://rockartresearch.com/index.php/rock/article/view/189>

参考文献

Bakka, E. (1973). Om alderen på veideristningane. *Viking*, 37, 151-187.
 Bakka, E. (1975). Geologically dated Arctic rock carvings at Hammer near Steinkjer in Nord-Trøndelag. *Arkeologiske Skrifter. Historisk*

Museum. Universitetet i Bergen, 2, 7-48.

- Bakka, E. (1976). Bergkunst i barskogbeltet i Sovjetsamveldet. *Viking*, 39, 95-124.
- Baudou, E. (1993). Hällristningarna vid Nämforsen — datering och kulturmiljö. In L. Forsberg & T. B. Larsson (Eds.), *Ekonomi Och Näringsformer i Nordisk Bronsålder*, 247-261. Umeå Universitet/Arkeologiske Institutionen.
- Bednarik, R. G. (1992). A new method to date petroglyphs. *Archaometry*, 34, 279-291.
- Bednarik, R. G. (1993). Geoaerchaeological dating of petroglyphs at Lake Onega, Russia. *Geoarchaeology*, 8, 443-463.
- Bing, K. (1912). Helleristningsfund ved gaarden Vingen i Rugsund, Ytre Nordfjord. *Oldtiden. Tidsskrift for Norsk Forhistorie*, 11, 25-38.
- Bjerck, H. B. (2002). Om oversiktskunnskapen. Refleksjoner i anledning Anders Hagens 80 års dag. *Primitive Tider*, 5, 161-171.
- Brøgger, A. W. (1906). Elg og ren paa helleristninger i det nordlige Norge. *Naturen*, 10(3), 356-360.
- Brøgger, A. W. (1909). Den arktiske stenaldre i Norge. I kommisjon hos Jacob Dybwad.
- Brøgger, A. W., & Shetelig, H. (1950). *Vikingskipene: Deres forgiengere og etterfølgere*. Oslo.
- Bäärnhjelm, G., & Zachrisson, I. (1994). De Finnis, 'Omm samerna', ur *Historia Norvegiae. Fornvännen*, 89, 161-164.
- Bøe, J. (1932). Felszeichnungen im westlichen norwegen. *Bergen*.
- Engelstad, E. S. (1934). Østnorske ristninger og malinger av den arktiske gruppe. *Aschehoug*.
- Fett, P. (1934). Fotografering av helleristninger. *Naturen*, 58, 77-85.
- Forsberg, L. (1993). En kronologisk analys av ristningarna vid Nämforsen. In L. Forsberg & T. B. Larsson (Eds.), *Ekonomi och Näringsformer i Nordisk Bronsålder*, 195-261. Umeå Universitet/Arkeologiske Institutionen.
- Fuglestedt, I. (2017). *Rock art and the wild mind: Visual imagery in mesolithic northern europe*. Routledge.
- Gjerde, J. M. (2006). The location of rock pictures is an interpretive element. In R. Barndon, S. M. Innselset, K. K. Kristoffersen, & T. K. Løddøen (Eds.), *Samfunn, Symboler og Identitet: Festskrift til Gro Mandt på 70-årsdagen*, 197-209. Universitetet i Bergen.
- Gjerde, J. M. (2008). Boats of the north. In *Kanozero petroglyphs. The Kirovsk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Rock Art, Kirovsk*, 58-63.
- Gjerde, J. M. (2009). Berga fortel — historier i berg. *Ottar: Populære Småskrifter Fra Tromsø Museum*, 31-37.
- Gjerde, J. M. (2010a). *Rock art and landscape: Studies of stone age rock art from northern fennoscandia* (Unpublished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Tromsø.
- Gjerde, J. M. (2010b). 'Cracking' landscapes. New documentation — new knowledge? In J. Goldhahn, I. Fuglestedt, & A. Jones (Eds.), *Changing Pictures: Rock Art Traditions and Visions in Northernmost Europe*, 170-185. Oxbow Books.
- Gjerde, J. M. (2016). Marine ventures in Stone Age rock art of Fennoscandia. In H. B. Bjerck & S. Fretheim (Eds.), *Marine Ventures Symposium Proceedings*, 337-354. Equinox Publishing.

- Gjerde, J. M. (2017). A boat journey in rock art 'from the Bronze Age to the Stone Age - from the Stone Age to the Bronze Age' in northernmost Europe. In P. Skoglund, J. Ling, & U. Bertilsson (Eds.), *North Meets South*, 113–143. Oxbow Books.
- Gjerde, J. M. (in prep.). The earliest rock art boat depiction in the world? A newly discovered boat figure at Valle, northern Norway.
- Gjessing, G. (1931). The Skjomen carving. *Acta Archaeologica*, 2, 278-285.
- Gjessing, G. (1932). Arktiske helleristninger i nord-norge. Aschehoug.
- Gjessing, G. (1935). Die Chronologie der Schiffsdarstellungen auf den Felsenzeichnungen zu Bardal, Trøndelag. *Acta Archaeologica*, 5, 125-139.
- Gjessing, G. (1936). Nordenfjelske ristninger og malinger av den arktiske gruppe. Aschehoug.
- Gjessing, G. (1939). Østfolds jordbruksristninger: Idd, berg og delvis skjeberg. Aschehoug.
- Gjessing, G. (1942). Yngre steinalder i nord-norge. Aschehoug.
- Gjessing, G. (1945). Norges steinalder. Tanum, Norsk arkeologisk selskap.
- Gjessing, G. (1974). Veidekunst i Nord-Norge — litt spreidd småplukk. *Nicolay*, 18, 3-9.
- Goldhahn, J. (2006). Hällbildsstudier i norra europa: Trender och tradition under det nya milleniet. Institutionen för arkeologi, Göteborgs universitet.
- Goldhahn, J. (in prep.). On the chronology and use of hunter-gatherer rock painting sites in northern Europe. *ACRA*, 3.
- Hagen, A. (1973). De to slags helleristninger. In P. Simonsen & G. S. Munch (Eds.), *bonde-veidemann. Bofast-ikke bofast i nordisk forhistorie. Foredrag og diskusjoner fra xiii. Nordiske Arkeologmøte i Tromsø 1970*, 129-144. Universitetsforlaget.
- Hagen, A. (1976). Bergkunst: Jegerfolkets helleristninger og malinger i norsk steinalder. Cappelen.
- Hallström, G. (1907a). Hällristningar i norra Skandinavien. *Ymer*, 27, 211-227.
- Hallström, G. (1907b). Nordskandinaviska hällristningar. *Fornvännen*, 2, 160-189.
- Hallström, G. (1908). Nordskandinaviska hällristningar. II. De norska ristningarna. *Fornvännen*, 3, 4-86.
- Hallström, G. (1938). Monumental art of northern europe from the stone age: The norwegian localities. Thule.
- Hallström, G. (1945). Hällristningarna vid nämforsen. En vägledning för besökande. Nordisk Rotogravyr.
- Hallström, G. (1960). Monumental art of northern sweden from the stone age: Nämforsen and other localities. Almqvist & Wiksell.
- Hansen, A. M. (1904). Landnåm i norge: En utsigt over bosættningens historie. Fabritius.
- Hansson, A. (2006). The rock paintings at Flatruet: An archaeological survey. *Adoranten*, 2006, 109-115.
- Helberg, B. H. (2016). Bergkunst nord for polarsirkelen. Orkana Forlag.
- Helms, M. W. (1988). Ulysses' sail: An ethnographic odyssey of power, knowledge, and geographical distanc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Helskog, K. (1983). Helleristningene i Alta i et tidsperspektiv - en geologisk og multivariabel analyse. In J. Sandnes, I. Østerlie, & A. Kjelland (Eds.), *Folk og Ressurser i Nord: Foredrag fra Trondheims-symposiumet om Midt-og Nordskandinavisk Kultur 1982*, 47-60. Universitetsforlaget.
- Helskog, K. (1985). Boats and meaning: A study of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the Alta Fjord, Arctic Norway, from 4200 to 500 Years B.C.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 4, 177-205.
- Helskog, K. (1988). Helleristningene i alta: Spor etter ritualer og dagligliv i finnmarks forhistorie. Alta Museum.
- Helskog, K. (1989). Helleristningene i Alta i et nordlig perspektiv. Kronologi og symbolisme. *Iskos*, 7, 67-75.
- Helskog, K. (1990). Fra tvangstrøyer til 90-åras pluralisme i helleristningsforskning. In B. Solberg & C. Prescott (Eds.), *Nordic TAG. Report from the Third Nordic Tag Conference 1990*, 70-75. Historisk Museum.
- Helskog, K. (1999). The shore connection: Cognitive landscape and communication with rock carvings in northernmost Europe. *Norwegian Archaeological Review*, 32(2), 73-94.
- Helskog, K. (2004). Landscapes in rock-art: Rock-carving and ritual in the old European north. In C. Chippindale & G. Nash (Eds.), *The Figured Landscapes of Rock-Art: Looking at Pictures in Place*, 265-288.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elskog, K. (2012). The routine of documentation. In B. Smith, K. Helskog, & D. Morris (Eds.), *Working with Rock Art: Recording, Presenting and Understanding Rock Art using Indigenous Knowledge*, 95-108. Wits University Press.
- Helskog, K. (2014). Communicating with the world of beings: The world heritage rock art sites in alta, arctic norway. Oxbow Books.
- Helskog, K., & Høgtun, E. (2004). Recording landscapes in rock carvings and the art of drawing. In *Förhistoriska Bilder Som Arkeologisk Källa. Prehistoric Pictures as Archaeological Source*, 23-31). Tanums Hällristningsmuseum.
- Hesjedal, A. (1990). Helleristninger som tegn og tekst: En analyse av veideristningene i nordland og troms. [A. Hesjedal].
- Hesjedal, A. (1993). Veideristninger i Nord-Norge, datering og tolkningsproblematikk. *Viking*, 55, 27-53.
- Hesjedal, A. (1994). The hunters's rock art in northern Norway: Problems of chronology and interpretation. *Norwegian Archaeological Review*, 27(1), 1-28.
- Hood, B. C. (1988). Sacred pictures, sacred rocks: Ideological and social space in the north Norwegian Stone Age. *Norwegian Archaeological Review*, 21(2), 65-84.
- Hætta, O. M. (1994). The ancient religion and folk-beliefs of the sámi. Alta Museum.
- Kivikas, P. (1990). Saraakallio: Muinaiset kuvat. Atena.
- Kivikäs, P. (1995). Kalliomaalaukset: Muinainen kuva-arkisto. Atena.
- Kivikäs, P. (2009). Suomen kalliomaalausten merkit/kalliot, kuvakentät ja kuvamerkit. Atena.
- Kolpakov, E. M., & Shumkin, V. (2012). Petroglyfy kanozera. Iskusstvo Rossii.

- Kolpakov, E. M., Shumkin, V., & Murashkin, A. I. (2009). *Канозерские Петроглифы*. Kola Archaeological Expedition.
- Kristiansen, K., & Larsson, T. B. (2005). *The rise of bronze age society: Travels, transmissions and transform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ahelma, A. (2006). Excavating art: A 'ritual deposit' associated with the rock painting of Valkeisaari, eastern Finland. *Fennoscandia Archaeologica*, 23, 3-23.
- Lahelma, A. (2008). A touch of red: Archaeological and ethnographic approaches to interpreting finnish rock paintings. Finnish Antiquarian Society.
- Larsson, T. B., & Engelmark, R. (2005). Nämforsens ristningar är nu fler än tvåusen. *Populär Arkeologi*, 4, 12-13.
- Lewis-Williams, J. D., & Dowson, T. A. (1990). Through the veil: San rock paintings and the rock face. *South African Archaeological Bulletin*, 45, 5-16.
- Lindgren, C. (2007).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a traveller. In B. Hårdh, K. Jennbert, & D. S. Olausson (Eds.), *On the road: Studies in Honour of Lars Larsson*, 161-164. Almqvist & Wiksell International.
- Lindqvist, C. (1983). Arktiska hållristningsbåtar — spekulationer om kulturellt utbyte via kust-och inlansvattenvägar i Nordfennoscandia. *Meddelanden Från Marinarkeologiska Sällskapet*, 6(1), 2-14.
- Lindqvist, C. (1984). Arktiska hållristningsbåtar och den marina anpassningen. *Meddelanden Från Marinarkeologiska Sällskapet*, 7(2), 4-34.
- Lindqvist, C. (1994). Fångstfolkets bilder: En studie av de nordfennoskandiska kunstkanknutna jägarhållristningarna. C. Lindqvist.
- Ling, J. (2008). Elevated rock art: Towards a maritime understanding of bronze age rock art in northern bohüslän, sweden (GOTARC Series B, (49)).
- Ljunge, M. (2015). *Bortom avbilden: Sydsandinaviska hållbilders materialitet* (Institutionen för arkeologi och antikens kultur, 297). Stockholms Universitet.
- Lobanova, N. (1995a). Economy and mode of life of the Neolithic population on the eastern shore of Lake Onega. *Fennoscandia Archaeologica*, 12, 103-111.
- Lobanova, N. (1995b). Petroglyphs of the Kochkovnavolok Peninsula: Dating,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the material culture of their creators. In K. Helsing & B. Olsen (Eds.), *Perceiving Rock Art: Social and Political Perspectives*, 359-366. Novus Forlag/The Institute for Comparative Research in Human Culture.
- Lossius, K. (1896). Helleristningen paa Bardal i Beitstaden. *Foreningen Til Norske Fortidsmindesmærkers Bevaring*, 1895, 145-148.
- Luhö, V. (1968). En hållmålning i Taipalsaari. *Finskt Museum*, 75, 33-39.
- Lödöen, T. K. (2015). Treatment of corpses, consumption of the soul and production of rock art: Approaching late Mesolithic mortuary practices reflected in the rock art of western Norway. *Fennoscandia Archaeologica*, 32, 79-99.
- Lödöen, T. K., & Mandt, G. (2012). *Vingen: Et naturens kolossal museum for helleristninger*. Akademika.
- Malmer, M. P. (1975). The rock carvings at Nämforsen, Ångermanland, Sweden, as a problem of maritime adaptation and circumpolar interrelations. In W. W. Fitzhugh (Ed.), *Prehistoric Maritime Adaptations of the Circumpolar Zone*, 41-46. Mouton Publishers.
- Malmer, M. P. (1981). A chorological study of north european rock art. Almqvist & Wiksell.
- Mikkelsen, E. (1977). Østnorske veideristninger - kronologi og økø-kulturelt miljø. *Viking*, 40, 147-201.
- Moberg, C.-A. (1957). Vilka hållristningar är från bronsåldern? *Tor. Meddelanden från Uppsala Universitets Museum för Nordiska Fornsaker*, 3, 49-64.
- Mulk, I.-M., & Bayliss-Smith, T. (2006). Rock art and sami sacred geography in badjelännda, laponia, sweden: Sailing boats, anthropomorphs and reindeer. Department of Archaeology, University of Umeå.
- Nordbladh, J. (1981).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in Swedish petroglyph documentation. In C.-A. Moberg (Ed.), *Similar Finds? Similar Interpretations? Glastonbury - Gothenburg - Gotland: Nine Essays*, 3-54. Department of Archaeology, University of Gothenburg.
- Okladnikov, A. P. (1970). Yakutia before its incorporation into the russian state.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 Ramqvist, P. H. (2002). Rock-art and settlement: Issues of spatial order in the prehistoric rock-art of Fenno-Scandinavia. In G. Nash & C. Chippindale (Eds.), *European Landscapes of Rock-Art*, 144-157. Routledge.
- Ravdonikas, V. I. (1936). Naskal'nye izobrazenija onezskogo ozera i belogo morja. Izdatel'stvo Akademii Nauk SSSR.
- Ravdonikas, V. I. (1938). Naskal'nye izobrazenija belogo morja. Author.
- Rekstad, J. (1919). Geologiske iakttagelser fra strekningen Folla-Tysfjord. *Norges Geologiske Undersøkelser. Årbok*, 83(1), 1-60.
- Sarvas, P. (1969). Die Felsmalerei von Astuvansalmi. *Suomen Museo*, 1969, 5-33.
- Sarvas, P., & Taavitsainen, J.-P. (1976). Kalliomalauksia Lemiltä ja Ristiinasta. *Suomen Museo*, 1976, 30-52.
- Savvateev, J. A. (1970). Zalavruga: Archeologiceskie pamjatniki nizov'ja reki vyg: Cast' perbaja petroglify. Izdatel'stvo Nauka.
- Savvateev, J. A. (1977). Zalavruga: Archeologiceskie pamjatniki nizov'ja reki vyg: Cast' etoraja stojanki. Izdatel'stvo Nauka.
- Savvateyev, Y. A. (1988). Ancient settlements connected with rock art in Karelia. *Bolletino Del Centro Camuno di Studi Preistorici*, 24, 45-68.
- Shetelig, H. (1922). Primitive tider i norge: En oversigt over stenalderen. Grieg.
- Шумкин, В. Я., & Колпаков, Е. М. (2014). Отчет кольской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имк ран о раскопках у группы петроглифов каменный-7 в терском районе мурманской области 2014 г.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Material Cultur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 Simonsen, P. (1958). Arktiske helleristninger i Nord-Norge II. Aschehoug.
- Simonsen, P. (1971). Sydsandinavisk i Nordskandinavien. *KUML. Årbog for Jysk Arkæologisk Selskab*, 1970, 233-242.
- Simonsen, P. (1973). Sydskandinaviske helleristninger i Nord-Norge. In P. Simonsen & G. S. Munch (Eds.), *Bonde-veidemann. Bofast-Ikke Bofast i Nordisk Forhistorie. Foredrag og Diskusjoner fra XIII. Nor-*

- diske Arkeologmøte i Tromsø, 1970*, 153-159. Universitetsforlaget.
- Simonsen, P. (1978). New elements for evaluating the origin and end of northern Scandinavian rock art. In S. Marstrander (Ed.), *Act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Rock Art*, 31-36. Universitetsforlaget/Institutt for Sammenlignende Kulturforskning.
- Simonsen, P. (1991). *Fortidsminner Nord for Polarsirkelen*. Universitetsforlaget.
- Simonsen, P. (2000). North-Norwegian rock art. In A. Kare (Ed.), *Myandash: Rock art in the Ancient Arctic*, 8-49. Author.
- Sognnes, K. (1989). Rock art at the Arctic Circle: Arctic and agrarian rock engravings from Tjøtta and Vevelstad, Nordland, Norway. *Acta Archaeologica*, 59, 67-90.
- Sognnes, K. (1995). The social context of rock art in Trøndelag, Norway: Rock art at a frontier. In K. Helskog & B. Olsen (Eds.), *Perceiving Rock Art: Social and Political Perspectives*, 130-145. Novus.
- Sognnes, K. (2003a). Rock art research in northern Europe 1995-1999. In P. Bahn & A. Fossati (Eds.), *Rock Art Studies: News of the World*, 12-24. Oxbow Books.
- Sognnes, K. (2003b). On shoreline dating of rock art. *Acta Archaeologica*, 74, 189-209.
- Sognnes, K. (2012). The "polished" petroglyphs of north Norway: Some methodological remarks regarding location and age. *Rock Art Research*, 29(1), 47-58.
- Sognnes, K. (2017). The northern rock art tradition in central Norway. BAR Publishing.
- Stebergløkken, H. (2016). Bergkunstens gestalter, typer og stiler: En metodisk og empirisk tilnærming til veidekunstens konstruksjonsmåter i et midtnorsk perspektiv. NTNU.
- Stolyar, A. D. (2000). Spiritual treasures of ancient Karelia. In A. Kare (Ed.), *Myandash*, 136-173. Gummerus Kirjapaino Oy.
- Stolyar, A. D. (2001). Milestones of spiritual evolution in prehistoric Karelia. *Folklore*, 18-19, 80-126.
- Tilley, C. (1991). *Material Culture and Text: The Art of Ambiguity*. Routledge.